



弟子箴言卷九

益陽胡達源清甫

明禮教

禮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又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蓋人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人心之和。即天地之和也。即所謂樂也。人之貴賤尊卑各安定。分則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一

人心之序。即天地之序也。即所謂禮也。是禮樂即人而具。無事不有。無時不存者也。先王教人之法。禮樂爲先。後世禮經尙存。而樂律漸不可考。吾故專言禮教。而兼及乎樂焉。

夫子告子張曰。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聖人言此。見禮樂之切於人。而人

之行禮樂。即在日用之間耳。不然樂節禮樂。

學者將從何處下手

禮是中的意思。樂是和平的意思。中正而無和平之意。便是禮勝則離。和平而無中正之意。便是樂勝則流。如此看禮樂。覺得親切。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細釋此言。日用之間。無非禮樂之流行矣。

人於尊卑上下。循分盡禮。秩然肅然。及至內安。弟子箴言。卷九。明禮教。二。

外順和氣充塞。禮樂四達矣。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肢體安肆。則神氣怠弛。故人當燕閒之時。多有疎懈。容貌莊敬。則神氣強固。故人當賓祭之時。彌覺肅清。禮者。固入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此語最爲親切有味。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凡可以辱其身者不爲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凡可以羞其親者不道也。故君子一言一動，莫敢不敬也。

禮之範，圍處似小，而所關實大。似迂而所繫實遠。故曰：禮者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也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故不可以不重也。自冠禮不講，不責以成人之禮，卽不知成人之道，無以激發志氣。遂至悠悠終身，豈非父兄之責與？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爲采，擇之禮。問

名問女之

納吉

得吉卜而納之

納徵

納幣為聘

請期

昏期

日

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

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始

則教以德容言功謹婦職者如此其詳其繼

則隆以其牢合昏將愛敬者如此其至既又

共饗奠酬申之以著代成之以婦順順於舅

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其夫而家道成矣易

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可不敬哉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四

順於舅姑可以愜夫子事親之心和於室人可

以贊夫子齊家之道如是而后當於夫當猶

稱也有稱滿之意焉

男有淑配女有賢夫此婚姻之大慶也或者以

勢利爲重攀援依附不論男女之相配而計

財禮服飾之多少甚至貧富相形稱貸而辦

不數年間衣食闕如何益於男何益於女而

爲此淺俗之事乎亦可謂不知大體者矣禮

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言所聘

之幣皆有定制不可侈也。從宜從俗守禮者當斟酌行之。

女之嫁也必敬必戒。而適高門者益謹。婦之歸也必欽必順。而事大族者愈恭。故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

女之賢婿之福也。媳之賢家之福也。愛女過於愛媳。其情私。愛媳直如愛女。其見大。

禮始於謹。夫婦莫先於嚴。男女之別。男女有別。則禮義廉恥之大閑立矣。閭閻貧約之家。內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五

外或無限隔不相迴避。卽富貴闕闕之家。亦有禮教不嚴。男女雜坐。習俗相沿。恬不爲怪。越禮之事。卽由此起。可不戒乎。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而奠之。而後取之。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云有別也。

姊妹之親。天屬也。而有同席共食之嫌。嫂叔之親。人屬也。而有授受不親之戒。制禮之意。蓋

謂雖親必嚴。雖微必謹。惟其別耳。况其疎且遠者乎。故別之一字。所以立千古人道之閑。卽以判萬世人禽之界。

絲麻布帛。婦成之。委積蓋藏。婦守之。古禮之責於婦人者如此。後世糟糠之婦。每有躬親勞苦。朝夕不遑。至於膏粱之女。則多自耽安逸。晚寢晏起。琴棋書畫之事。卽或留心。無濟於用。而絲麻布帛。委積蓋藏。漠然罔知所措。婦職不修。未可以爲訓也。知禮者申明以教之。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六

可以止淫。可以成家。可以正俗。

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况敢有私財乎。若父母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嗚呼！此人子哀慟急切之時。如有一毫未盡之心。悔將何及哉。回憶先慈湯恭人乙卯大故。時家大人方在病中。四弟亦患時疾。痛苦莫勝。五七弟年皆弱。小環泣牀下。而吾知識昏聩。棺木既非良材。灰漆亦未堅固。不孝之罪。終身無可補救。悔何及哉。讀禮者必須慎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左傳曰。大夫三月同位。士踰月外。姻至。蓋士之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七

禮踰月卽葬。庶人之禮。事具卽葬。有故亦許。至三月。踰三月則不可也。乃有感於風水之說者。遲延數年。留伏屍於室家之內。積陰氣於城郭之中。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何以自安。且葬師之說。以爲子孫貧富貴賤壽夭賢愚。皆係於此。而其術又各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獨不思昌盛之家。其祖宗並不謀地。謀地之家。其子孫未必昌盛。何也。心地可發。陰地從之。天理不昧。地理成之。求其心之所安。

勿惑於說之無據者而已矣。

然則地可不擇乎。曰。陵谷變遷。或爲耕犁所侵。或爲流水所蕩。或近城郭。或隣屋宇。皆非安靜長久之區。司馬溫公不云乎。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釋道之說。不必攻也。追薦之事。斷不可信。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八

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昇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

乎。其言可謂深切著明。有識者信之。

禮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尊卑上下。祭有定分。不可越也。籩豆牲醴。祭有定物。不可略也。春露秋霜。祭有定時。不可忽也。尤必加之以儼恪。而後可通於鬼神。故其齋也儼。若思之。其祭也如將見之。

程子曰。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弟子箴言。卷九。明禮教。九。

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禴。忌日遷主。祭於正寢。猶正堂也。

凡事死之道。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本主。俗節止二味。酒止一上。此朱子之說。緣情定禮。申其愛敬之誠而已。韓魏公嘗行之於俗節。

薦以時食。則謂之節祠云。

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此朱子之說。謂居喪者。雖不行祠廟之正祭。而俗節薦享。亦有所不敢忽焉。

忌日祭。只祭一位。是日人子思念其親。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也。故忌日不樂。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十

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代有上陵禮。厥後遂以成俗。唐世禮重拜掃。每逢寒食日。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皆上墳坐。故詩有墳上無新上。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朱子謂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是人情有不能忍。然於祖宗者。卽禮意之所以緣情而生者也。而必曰墓祭非古乎。

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朱子曰人之禍。

福皆是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詔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故曰。淫祀無福。

鄉飲酒之禮。揖讓之節行焉。絜敬之心著焉。長幼之序辨焉。孝弟之道立焉。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斯禮不行。鄉人無所觀法。而爭慢之心生矣。何以遠於闕辨而免於人禍哉。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十一

情莫狎於鄉鄰。禮莫疎於里黨。飲酒而不亂者。鮮矣。記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無沈酣之時。故無曠廢之事。此禮之大防也。不獨在鄉宜然。在朝尤宜懍之。

小宛之詩。以壹醉日富爲戒。而歸之敬爾儀賓筵之詩。以是謂伐德爲戒。而歸之維令儀惟。其有酒德。是以有令儀。彼亂儀而失德者。可不儆乎。

繼嗣者。所以承祭祀。重宗支也。不得以財產爲

念計財產則爭端起矣。譜牒者所以收宗族篤恩義也。不得以攀援爲心。涉攀援則族屬混矣。

堂階不可越也。示人以等級之大閑。名分不可干也。示人以尊卑之定分。故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野俗之人見行禮者肅然起敬。强悍之子見守禮者恬然自平。何也。禮由心生。其心敬者其容亦敬。其心平者其氣亦平。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三

富貴之所以驕淫。不能以禮自節也。貧賤之所以懾怯。不能以禮自立也。有理義以主乎內。斯境遇不移於外。故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斂容正色端莊外著者。恭也。閑邪主一。惕畏中存者。敬也。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者。摶也。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者。節也。卑以自牧。不欲上人者。退也。推以與人。不居其有者。讓也。六者失其一而禮

有不明者矣。

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祀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鄭漁仲先生嘗詳論之。蓋禮本於人情。情生而文隨之。與其情不足而文有餘也。不若文不足而情有餘也。

禮之爲用大矣哉。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按溫公此言。實見得禮之爲用。周通無間。隨時隨地。行之則順。失之則亂。所以示天下後世學者守禮之要也。

宮室衣服車旗器用之有等也。冠昏喪祭朝聘射御之有儀也。卽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卽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奢者不得窮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簡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夫先王制禮之意。周矣至矣。然必思之而後知所以教守之。而後知所以禁。學者其可忽乎哉。

禮者履也。誦而說之。禮之文也。踐而履之。禮之實也。學者通其說以悉其節文。踐其實乃切。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十四

於日用

有恭敬奉持之心。則所持者無或墜。有師保如臨之意。則所至者無不嚴。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司馬溫公居家禮云。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

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入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尙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誡之類。略曉大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五

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饋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旣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按有家者。莫貴於弟子之賢。而善教者。莫先於童稚之際。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所謂禮者。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也。可忽乎哉。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毅。成人。長兄班固作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出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其女誠序云。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七

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屈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聖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

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最勉之。按大家完節撫孤。卓著今古。又能爲兄續史。爲兄上書。可不謂巾幗丈夫哉。若女誠者。其百代之女師乎。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聞閨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貴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縠羅。態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七

學輕浮。語習僂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撥俗絃。歌艷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此呂新吾先生閨範序言也。古所稱曹大家女誡。蔡中郎女訓。宋尙宮女論語。詳矣。先生特輯先哲嘉言善行。繪之圖像。令人觀感興起。而又爲之贊言。以示激勸。使教

女子者講明誦習轉相論說因以嗣徽音於
往哲而子道婦道母道卓然可觀豈非閨門
之福哉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卷九

明禮教

夫

辨義利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義截然而不可越。似乎不和。然處之各得其宜。則無不和矣。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夫不言利已而言利物。則公且溥矣。不言行義而言和義。則順而安矣。利之公溥。處是義。義之順安。處是利。義利原是一貫。乃或歧而二之。則有見利而不顧義。且有專鶩於利而背乎義者。此不可不辨也。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一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程傳云。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按此所謂无不利者。皆本於直方大。而所以直方大者。皆由於敬義來。

持豈苟言利哉

裁制者爲義。適宜者爲利。此義利之本原也。直方者爲義。便宜者爲利。此義利之分途也。書曰不殖貨利。此則以財賄爲利也。財賄之見不難破除。然在聖人純乎天德。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尙且戒其不殖。况其下此者乎。切勿看得容易。

喻義喻利。君子小人趣向之分。精神獨注。全在兩喻字。懷德懷刑皆義也。懷土懷惠皆利也。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二

四懷字兩喻字。道得何等透切。

義者天理之所宜。於此宜於彼亦宜。雖裁制萬物而人不怨。利者人情之所欲。於我利於人不利。雖計較一分而人必爭。

討便宜的人。占得一分。不管人少却一分。占得

十分。不管人少却十分。利者人之所同欲也。

可公而不可私。可共而不可專。放於利而行。

未有不怨者也。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

焉。

惠王勞頭便問利國。卑禮厚幣全副精神都注在此。急欲討箇妙策。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安上全下全副經濟不外乎此。早已截斷衆流。此可見戰國人心陷溺之深。而孟子衛道救世之功爲甚鉅也。

人知求利之利。不知求利之害。說到不奪不履。却是毛骨悚然。

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是仁義未嘗不利也。苦心引導。特爲提醒。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三

求登壘斷財利盡入橐中。據守要津富貴盡爲已有。以市心行市道人皆以爲賤貪戀一箇利字。却不能躲閃一箇賤字。

舜大聖也。蹠大惡也。其相去甚遠。而其分乃在利與善之間。孟子特指之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爲善則舜爲利則蹠。其言甚爲危悚。學者果能孳孳爲善。雖未至於聖人。不亦聖人之徒與。吾願鷄鳴而起者。專向於善焉。則幸矣。

徇欲溺情則萬鍾可受。矯情干譽則千乘可輕。
抑知讓千乘者見色於豆羹。於大處。矯揉小
處。却白發。露受萬鍾者不屑於嘽蹠。於小處
明白大處。却肯糊塗。其病全在義利上欠分
曉。

孟子言囂囂二字。一見於贊伊尹。再見於告未
句。踐所謂囂囂者。無欲而自得者也。道義足
於己。非義非道者。雖重祿弗顧。千駟弗視。一
介不取。一介不與。胸次正大光明。直是壁立。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四

千仞曾何物。足以動其心哉。宋句踐者。特遊
士耳。豈能語此。蓋孟子尊德樂義。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實具此囂囂境界。故特
現身說法。爲遊士拓開眼孔。讀孟子者。可以
知所務矣。

宋慳之志在罷兵。非從人之爲楚。亦非橫人之
爲秦。宋慳之號在言利。雖平一時之爭。却貽
萬世之害。義利分途。興亡異轍。所繫豈淺鮮
哉。

求在我者。仁義禮智。求在外者。富貴利達。特指之曰。有益無益。憤憤者。自應喚醒。

居鄉而爲鄉愿。居官而爲鄙夫。總是利字上打不破。

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學者須有此

一段見識。

孟子於齊。餽不受。於宋於薛。皆受。總在有處無處耳。無處則於義無當。是貨之也。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焉。有君子而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五

可以貨取乎。

男女不待命。則爲父母國人所輕賤。欲仕不由道。則爲正人君子所不容。比之鑽穴踰牆。可以起人羞惡。

脅肩諂笑。譬之夏畦。未同而言。鄙其赧赧。此其本心已失。情狀卑汗。宜君子所甚惡也。學者不可以應酬小節。自毀廉隅。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彌子伎倆。未必有此。特藉此以熏灼人耳。且卽有此。聖人以禮義進退。

豈有一毫游移姑應之曰有命辭婉氣和而彌子熏灼之心頓覺冰消雪釋

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泛言觀人之法也學者於此正須處處把握一箇義字乃不差錯

辭受者交際之道也進退者出處之權也孟子言之最詳大指在分別義利吾謂利字是一塊試金石義字是一箇定盤針

舍生取義是秉彝之良心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六

惟義所在孟子反覆推勘宛轉提醒至意未此之謂失其本心直是大聲棒喝受萬鍾者當三日耳聾

做官奪人志程子以奪志爲戒懼人之失其所守也獲上治民二者做官之大要獲上有道不可以非道干治民有道不可以非道取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斯言最宜深省且字有苟安之意偶有一得再不勇往向前則跛於聖賢者鮮矣又有將就之

意每處一事。總是依違自便。則繆於道義者多矣。

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念之間。不得放過。此朱子辨義利精細處。

朱子曰。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按此言一念之公私。一事之是非。省察體勘。極其分明。極其果斷。不容有一毫含糊。一絲弟子箴言。卷十 辨義利

七

假借。真是一刀兩段。

南軒先生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按義利之間。只分別在此。卽如爲官清廉。君子實見得爲官本應如此。小人便見得我做得到清廉。人便說好。是爲要譽地步。

義處易辨。近義處難辨。利處易辨。近利處難辨。

全在精心體認。此中大有工夫。

君子義利分明。道德粹於中。物欲淡於外。故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常可變。可經可權。

精於義者。眼界大。心地平。徇於利者。眼界小。心地險。

從義理上講求。儘合得聖賢繩尺。從勢利中探討。便恐是穿窬心腸。

大人物皆正大光明。無不可言之事。小家數多瑣屑微暖。有不可問之心。然其心固未嘗昧。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八

也。正宜猛省。

積糞之穢。螻螂轉之腥羶之汗。蠅蟻附之。貪於所愛也。貪愛者忘其汙。徇欲者忘其穢。穢面不已。並忘其身。可嘆也已。

義正路也。利捷徑也。正路之迂。不如捷徑之便。然賦鹿鳴者。幸周行之。示望終南者。譏捷徑之。非何去。何從。必有能審之者。

後漢王恽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恽曰。我當到洛陽。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

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恠
卽驚。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
者。後數年。恠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
入亭中。大風飄。一繡被墮。恠前。恠後乘馬到。
雒縣。馬奔牽恠入他舍。主人見之。曰。今禽盜
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並及繡被。主
人悵然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
致此。恠具說葬書生及埋金之處。主人驚號
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
哉。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九

唐宰相王涯。掌利權。其女嫁竇氏。請曰。玉工貨
一釵奇巧。須錢七十萬。王曰。一釵七十萬。此
妖物也。必與禍相隨。數月女歸。告曰。前釵爲
外郎馮球之妻首飾矣。王嘆曰。馮爲郎吏。妻
之首飾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出宰相賈餗

之門。賈之蒼頭。頗作威福。馮戒之。後馮謁賈。有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亦不究。又明年。王賈皆爲宦者。仇士良所殺。嗚呼。利者義之反。害之伏也。王涯知禁其女。而不知自專其利。馮球能飾其妻。而不能自保其身。賈鍊任門客之害。而不能究臧獲之奸。此皆沈酣於利。而不知所行之大悖於義。未有不失其富貴。而蹈於危亡者也。吁。是豈非謀利之炯戒哉。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十

朱韋齋先生松字喬年。自謂卜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蓋有以自信而守之益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斯言可謂明切。夫義利者。公私而已矣。事言外公。而內私名公。而實私。其始託義而行。其後趨利。若鶩。而本原所判。則志之所向也。故曰。其發甚微。其流甚遠。

明道先生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矣。

伊川先生往潁昌見韓維。久留潁川。韓公年八十。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杵。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伴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啟之。先生曰。我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十一

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又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辭之。族兄子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己甚。先生曰。公之所以遺我者。以我貧也。公爲宰相。能進退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我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不能周也。按先生性情嚴正。見事明果。無一毫私利之心。乃能斬截如此。

朱子曰。左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

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又曰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按義者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有經有權。有常有變。有微有顯。有進有退。而時措咸宜者也。要不外乎剛大正直。稍有屈撓。稍有偏徇。則利心害之矣。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十一

淳熙辛丑二月。陸象山先生九淵。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

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
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
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
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
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
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
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
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專
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
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
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謬於聖人。由是而仕。必
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
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朱子跋曰。熹率僚友
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
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
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
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
之。則庶乎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按象山此

論懇到明白。聽者竦然動心。朱子所謂切中
隱微深痼之病信矣。迄今讀之。如暮鼓晨鐘。
發人深省。

羅慎齋師主講嶽麓書院。二十七載。年九十。神
明不衰。躬行實踐。道德粹然。著有讀易讀書
讀詩讀春秋管見。獨抒心得。聞者解頤。一日
謂達源曰。學問之功。有急於辨義利者乎。義
則君子利。小人皆知之。何以大學獨稱
以義爲利。蓋義者。天下之公也。利亦天下之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四

公也。由義則利。失義則害。梁惠王曰。何以利
吾國。王只知有吾國。則大夫只知有吾家。士
庶人只知有吾身。上下只知有吾。則必至於
交征。奚能免其爭奪之禍哉。以義爲利者。以
吾心之義。制天下之利。而無不當。以天下之
利。公天下之人。而無或私。禹貢周官。取於下
者。有定數。用於上者。有定式。國計以裕民力。
以紓利孰大焉。又曰。自古言利之人。未嘗言
害。而大學則云。菑害並至。何也。小人以言利

妄希寵祿。託爲美名。遂其措克。豈肯言害乎。
况其貪婪性成。並不顧其有害。大開利孔。析
及秋毫。迨至天怒人怨。留害並興。雖有亭屯。
傾否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讀大學者。怵然於
聚斂之害。理有必然。而以義爲利。絜矩同民。
天下各得其所。此拔本塞源之道也。何至於
留害之不可救哉。若公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回憶受教時。忽忽已三十年。益不勝哲人之
感矣。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五

御史中丞彭思永。入九歲時。從尙書出官岳州。
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
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
公詰其狀。驗之信。卽出付之。吏謝以百金。公
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百金耶。吏
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持金釵數隻。
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爲贖。客有
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
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

者揖而舉手。劍墜於地。憶昔甲辰春。同學有
拾人遺墨者。祖父襟江公。因舉此事。訓曰。吾
觀彭公前事。可知其一介不取後事。可知其
萬象包涵。只恐劍墜於地者。汗流面赤。無以
自容。頃之報遺墨者得之矣。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卷十

辨義利

六

弟子箴言卷十一

益陽胡達源清甫

崇謙讓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曰吾聞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一

挹而損之道也。嗚呼。古帝有欹器之箴。孔子傳持滿之戒。其旨深哉。

謙亨。君子有終。程傳云。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吉乎。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按序卦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者易盈。盈者必敗。有而不居者。其謙乎。程子所云。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尤能道出謙字實際。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其義所包甚廣。卽以謙論。凡人自高者常多。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裒之。下人者常寡。必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寡者益之。則物我之間。各得其平。亦謙德之象也。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二

當天下之大任。建天下之奇勳。可謂勞矣。而其功下人者。德愈盛。禮愈恭。謙抑自居。永保祿位。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學者一材一藝。便有矜色。對此能無自慙。

謙者非徒貌言退讓也。此心沖虛。不敢有一毫滿假之處。我才也不恃才。而狂我能也不恃能。而傲我富貴也不恃富貴。而驕。不僅是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者有侈然自

肆之心。凡所爲之事。無不侈然。謙者有抑然。自下之心。凡所爲之事。無不抑然。此天地鬼神好惡禍福相因而至也。故謙卦六爻皆吉。行師者有威武自恃之心。無謙抑下人之意。自

驕者寡謀。輕敵者弛備。未有不敗者也。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以謙虛之德。處崇高之時。臨事而懼。計出萬全。故能使人懷德畏威。無往而不利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益以此。貲禹舜。以此。格苗。謙之時義大矣哉。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三

蔡聞之先生曰。近代有評論有苗一節云。當耕歷山時。但知已之有罪。故雖頑嚚亦可格。當征有苗時。但知有苗之可伐。故不免有逆命之事。此言看得極細。嗚呼。聖人且然。况下此者。惕厲戒懼之功。烏可一刻怠乎。

以貴下賤。卑禮以進。經綸之材。以虛受人。遜志以資道德之益。

讓名者名歸之。讓利者利歸之。何也。名者天下

之所爭也。造物之所忌也。無實之名。名必不顯。卽或張皇一時。久且必敗。試觀古來篤實潛修之士。德蘊於躬。行孚於家。達於鄉里。州郡其心歉歉。然常若不足。而聞望四達。衆譽同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利者人情之所貪戀。而或專之。人情之所吝惜。而或多之。淫溢荒嬉。泰然自肆。卒之多藏者。厚亡。濫用者。奇窮。利果安在。善處利者。權其力之所自得。分之所應有。禮之所必用。兢兢焉以盈滿是戒。而究無盈滿之虞。夫孰有利於此者哉。

弟子箴言

卷七

崇謙讓

四

皇華君遣使臣之詩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一之不宜。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

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此說發揮該備吾謂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尤道得使臣謙遜懇到之意讀皇華者可以興矣

曲禮一篇特寫出一副恭敬辭讓之心非止繁文縟節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年長以倍則父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五

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長幼之節也柔其血氣平其性情作其忠愛謙讓積於中而達於外矣

並坐不橫肱學者須識得此意更須能推廣此意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等貴賤者明尊卑之秩別衣服者嚴小大之閑位朝廷者正上下之分禮有定制行無

越思不期讓而自讓矣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我以讓施人以讓報理固然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夫忠臣孝子未有見君親之過者也求補乎臣子之過而已忠臣孝子未有見己之善者也求全乎君親之善而已。

弟子箴言

卷十

崇謙讓

六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朱子曰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此說實道得顏子心曲今人偶有一知半解便不屑問人無若有虛若實義理無窮而此心已窮更從何處進步物我之間未能一體安得犯而不校卽曾子之追思顏子學者亦可以憬然而悟矣。

夷齊求仁而讓國兄弟交讓之風也虞芮感德

而讓田鄰邦交讓之道也。然夷齊之後兄弟
尙有爭者。虞芮之後鄰國尙有爭者。聞其事
則喜。究其心未嘗動也。

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
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
卿。文王德化之盛。在虞芮之君。眼中看出口
中說出。心中便感觸愧生。學者須識得此是
何等氣象。

地不滿東南。天後傾西北。日月有盈虧。晝夜有

弟子箴言 卷上 崇謙讓

長短。凡事多欠缺之處。人心無滿足之時。吾
見爲足而已。無不足矣。吾懼其滿。庶可持其
滿矣。

反躬責己。須用進一步法。接物待人。須用退一
步法。

一日不再食則饑。乃或一食而費數人之食。終
歲不製衣則寒。乃或一衣而費數歲之衣。天
之所生地之所產。人之所用。止有此數。而過
其節焉。則盈也。也。卽此可以類推。

不敢以意氣凌人。不敢以言語驕人。不敢以逆億待人。

天之高能覆地之厚能載德之大能容。

自矜其智非智也。謙讓之智斯爲大智。自矜其勇非勇也。謙讓之勇斯爲大勇。

處事留有餘地步。發言有無限包涵。切不可做到十分。說到十分。

謙讓者飾於外則易。由於中則難。矯於暫則易。持於久則難。由中者內外如一。持久者始終。

弟子箴言

卷二

崇謙讓

八

不渝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吾謂此三者能以謙讓處之。未必不幸。程子之意當於言外領之。

朱孝友先生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此言終身之讓。似爲多矣。究無百步之枉。一段之失。何憚而不爲乎。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出。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役。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嗚呼。晏子謙退下人。故能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若御者。意氣揚揚。乃克折節抑損。其謙德必有過人者。大夫之薦。豈漫然耶。雖然。御者之賢。自其妻激勵成之。妻亦賢矣哉。

藺相如自秦歸。位在廉頗之右。廉頗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己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

懼殊甚。庸人尙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其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嗚呼。大臣爲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十

國愛才。且爲國自愛。一切私讎。小忿。怡然不動於心。向使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縱快舍人之謀。旋報秦兵之至。能無危乎。若廉藺者可

以風矣。

趙孝成王德魏公子無忌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也。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婦除自迎。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學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世稱魏公子仁而下士。食客至三千人。若侯生毛公薛公者。傳載其事甚詳。而此客獨以謙讓相規。惜夫其名不傳也。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宗謙讓

十一

諸葛武侯有王佐之才。而其與羣下教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

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
不疑於直言也。此則武侯謙讓之大者。千載
下讀之。虛懷若揭。

郭汾陽王辭太尉疏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
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
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盈滿。義實由衷。
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
紀綱寢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
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

弟子箴言

卷上

崇謙讓

十一

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屬。爲次
不可爲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
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
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
參啟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
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
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安處。苟西戎卽敘。懷恩
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
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按史稱汾陽再

造唐室。遭讒。基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可謂忠貫日月矣。及讀此疏。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兢兢焉。盈滿是懼。備所稱勞謙君子者與。

婁公師德字宗臣。材兼文武。身都將相。性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三

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常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旣出。嘆曰。

婁公盛德我爲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其重之。吾觀婁公唾面自乾之訓。可謂忍人之所不能忍矣。獨其沈默淵涵。謙抑自下。雖在梁公且未之測。又孰能窺其涯涘哉。

王文正公且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

弟子箴言

卷十

崇謙讓

十四

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待許大度量。公不荅。又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責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旣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又王曾張知自陳。彭年參知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閒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

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且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此後更賴諸公規益，卽此可見。」文正謙讓處前二事，一見名臣遺事，一見龜山語錄。寇公旣服其度量矣，不應更有後事。豈一事而兩記之與？然惟如此，益見文正之

弟子箴言

卷十

崇謙讓

五

大也

向文簡公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真宗謂李昌武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昌武乃往，見門無一人。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後使人至廂。

廚中問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
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吾
謂耐字最好耐官者寵辱不驚耐學者毀譽
不動耐守者窮達不移此心冲然卑以自牧
而已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
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

弟子箴言

卷七

崇謙讓

六

南海照鄰投頰水寶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
如行儉之言吾嘗讀王楊盧駱之文其才可
謂雋矣然而自恃其才無謙冲退讓之道以
成之故卒無所就谷以虛而能容海以下而
能受有以哉

昔年見族祖蓮溪公於石嶺書齋偕往者數人
而予年最少逡巡不敢坐蓮溪公因舉陶宗
儀輟耕錄以示之曰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
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

旣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爲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云云。公時七十有五。龐眉皓首。道貌謙謙。竟日清談。了無倦色。達源等告歸。送之門外。亦不敢辭。公司鐸臨武。循循訓迪。年八十卒。官。至今多士猶思之。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崇謙讓

七

弟子箴言卷十二

益陽胡達源清甫

尙節儉

論語言節用。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無過不及之謂節。儉與奢反。有收歛簡約之意。非吝嗇之謂也。此理上下同之。未有不節儉而財用有餘者也。

節儉者。持盈保泰之要也。國之富。其初未有不儉者。驕泰已甚。而國不可支矣。家之富。其初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尙節儉

未有不儉者。奢侈已甚。而家不可保矣。惟君子豫防於驕泰未發之先。杜塞其奢侈將萌之漸。大處固嚴。卽纖小處亦謹。顯處固嚴。卽隱微處亦謹。

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以救儉。儉以救奢。此君子維持風俗之道也。一鄉一家之中。觀感尤切。全賴有人。補救庶可力挽頽風。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節儉之大端也。古者魚

不滿尺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採取。限一時字便有多少。生意而物力充矣。冠婚喪祭。人有常制。賓客飲食。物有常品。限一禮字便有一定章程。而財用裕矣。至於家給人足。菽粟幾如水火。太平景象。令人舉然高望而遠志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子事親。不敢以非禮辱其身。不敢以濫用虧其養。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尚節儉

二

天之所生。當爲天惜。地之所產。當爲地惜。人之所成。當爲人惜。留有餘。不盡之意。便有充然各足之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收藏是天地節儉處。不然春生夏長。天地之氣亦不能充積極其盛也。人身亦小天地。有發舒處。卽有收斂處。其於財也。亦若是而已矣。

聖人在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吾謂士君子空言節儉。亦屬無補。當以躬行先之。則人皆曰。

某且爲之。不得以儉嗇責人矣。於是儉者樂從。奢者勉從。而節儉之風。可以漸次而四達矣。

節儉之事。在識大體。去繁文。審時勢。冠昏喪祭。禮之所在。贈遺賑恤。義之所宜。此大體也。不可吝也。宮室車馬。厭常而喜新。衣服簪珥。踵事而增麗。此繁文也。不可爲也。稱家之有無。則財不細。權歲之豐歉。則用有餘。此時勢也。不可忽也。此三者。在家長易知。而子弟爲難。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尚節儉

三

在丈夫易知。而婦人爲難。惟以身導之。以言教之。庶乎得其要矣。

衣食艱。廉恥喪。衣食足。禮義興。一定之理也。故學者以治生爲急。而治生則以節儉爲先。遇小事敬謹。便是戰兢。將來上達有望。見小物愛惜。便是搏節。將來後福無窮。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此治家格言也。人苟念物力之艱。來處之不易。不獨粥飯絲縷而已。朱子卽事提醒。

此心學者凡事當存此心。鄉里富家不應有官樣器具。士庶本分不應有官樣衣冠。

一人之儉能化導於一家。其家長可敬。一家之儉皆稟命於一人。其家衆可愛。

家以無事爲福。雖藿飯藜羹自有至樂。士以多文爲富。雖華門蓬戶亦有餘歡。

惡衣菲食儉也。徒以此省錢則陋。敝車羸馬儉也。若以此沽名則譎。

弟子箴言

卷上

尚節儉

四

鄉里之儉易。官府之儉難。能破除一切習氣。便有主張。

子無濫用祖父之田園。可保臣無濫用國家之府庫。常充官無濫用百姓之倉箱。自足。

古書萬卷。古帖萬本。古硯萬方。大雅之事也。惟其子孫節儉。可以守之。然而世之能守者。蓋亦鮮矣。

家道隆隆日起。莫不由於內助之賢。若婦人侈服飾。不知艱難。耽安逸。怠於檢點。漏孔一開。

伊於胡底。坤爲地。爲母。爲吝嗇。此婦道之正也。

如今花樣不同。此宮錦行家語也。學織者便須更張機杼。另作一番新錦。成衣者便思更張剪裁。另出一番新樣。推之首飾器物。無不各有時款。人人效尤。爭奇鬥巧。轉瞬新樣。又不同矣。此語之貽害。豈不甚哉。故君子有匡俗之心。斷無隨俗之事。

權其子母。析及秋毫。理財者類如此。利其田產。弟子箴言

卷上

尙節儉

五

隙啟骨肉。爭財者類如此。苟能節儉。則秋毫
不必析。而骨肉不必爭矣。平心細想。自是至
理。

農事起家。勤於稼穡。其祖宗沾體塗足。骨痺筋
勞。一絲一粟。皆念物力維艱。至于孫席豐履
厚。則有視金玉如泥沙。輕粟米如糞土者。此
不知稼穡之艱難耳。真西山先生嘗謂田事
既起。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
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煥氣將炎。晨興

以出。偃偻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偻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盈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先生備言農家情狀。歷歷如繪。幸而年豐人樂。歲有餘資。或至穀滿倉箱。田連阡陌。鄉里稱爲富戶。杖履已屬衰翁。以此田園遺諸孫子。可不謂勞哉。

弟子箴言

卷上

尙節儉

六

爲後人者。誠能取西山先生之言。反覆展誦。念祖宗稼穡艱難如此。其至也。有不勉爲節儉者乎。

士大夫國家之望也。節儉之風。尤爲切要。周贊羔羊表委蛇之有度。唐虞蟋蟀知好樂之無荒。示之以儉。則人崇質樸。戶盡淳良。此風俗之所繫也。折轅之車。可駕珍寶山積。張堪不矢其清。粗糲之食。自甘。生魚懸庭。羊續特全其節。此操守之所繫也。若夫晏子素風名聞。

於齊國而澤覆三族。延及交遊。文子儉德譽播於魯邦。而惠及國人。厯懷衣食。自儉以豐人。其爲澤也不亦溥乎。此又施與之所繫也。故儉可以厲俗。可以助廉。可以廣德。知此義者。不期儉而自儉矣。

張莊簡公書屏有云。客至留飯。四碗爲程。菜隨時進。酒隨量斟。此有得於溫公物薄情厚之意。

惜精神者。可以却病。省支用者。可以却貧。却病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尙節儉

七

者。一身安樂。却貧者。一家安樂。

財猶水也。隄防以限之。則灌溉不竭。決口奔騰。其涸可待矣。財猶火也。鑪炭以護之。則溫煖可常。當風吹拂。其焰立消矣。

近見有先貧後富子弟。每念前人辛苦。古樸是敦。一衣服。則曰質而潔。某公之所遺也。一器皿。則曰古而澤。某公之所置也。守前人之清

素。絕時俗之紛華。又能尊師取友。通曉大義。出納惟謹。非僅守錢之資。推解惟時。更有指

困之詣。此等子弟。幸而得之。是其前人忠厚之報。又見有先富後貧子弟。人方以爲不堪。而彼則安然受之。且毅然任之。遂乃號令一家。概從節儉。服飾則昔華而今質。飲食則昔豐而今約。饋遺則權其厚薄。賓客則接以樸誠。易車馬爲安步。省奴婢而習勞。斬釘截鐵。生面獨開。此手固可迴瀾。人皆稱其幹蠱。數年之間。元氣頓復。門閭重新。此等子弟在家。則爲承先。啟後之英才。在國則爲旋乾轉坤之碩輔矣。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尚節儉

八

又見有貧約而交際富厚者。衣藍縷而腹有詩書。面清癯而胸藏經濟。襟懷灑落。言語樸誠。不輕易假借衣服。不時常稱貸銀錢。此在平日已足見重於人。至於交際之時。禮所應有。稱家之有無。義所應爲。量力之大小。行我之儉。人不以爲矯。守我之清。人不以爲傲。雖富厚者。方將敬之禮之。而又何歉焉。又見有富厚而交際貧約者。不敢以鮮衣美食。混彼潔

清不敢以縟節繁文擾其淡泊。推解之物必應其時。贈子之情必得其實。一席之費足供十日之餐。可以損我而益彼。錦上之花。不如雪裏之炭。斷不肯繼富而薄貧。此等子弟。非明於理。達於事者。不能。吾竊言之。而有餘慕也。

弱者與烏獲爭力。則腰臂爲之折矣。盲者與離婁爭明。則睚眦爲之裂矣。窶者與陶朱相耀。得無類是。或曰。貧富人所時有也。假如婚姻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尚節儉

九

之好。一富一貧。能無典貸以成禮乎。曰。是不然也。禮稱家之有無。旣爲婚姻。則如一家。必相體恤。準情酌理。無失男女之時耳。豈有以婚嫁一日之美觀。不顧男女將來之衣食乎。故貧富相耀。君子慎之。

北地而求南蔬。西土而求東菜。則非地之所有。冬月而求夏菜。秋月而求春蔬。則非時之所生。異物爲貴。雖蔬菜不可必得。而况於珍物乎。乃求異物者。惟在必得。以口腹自累。並以

口腹累人。此不可不知也。

傳舍天下之舍也。而或破壞之。不顧其他。驛馬天下之馬也。而或鞭筆之。不惜其後。非節儉之心也。惟君子知有天下之公。當惜天下之物。

魏光祿大夫徐逸。志高行潔。才博氣雄。或問於盧欽曰。徐公當武帝時。入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

弟子箴言

卷上

尙節儉

十

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尙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吾謂人惟有常。不以奢儉改其行。不以窮達易其操。然而能爲徐公之常者。豈易易哉。

濂溪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饜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瀟灑。雅有高趣。惟其自礪也嚴。故其奉己也。

約惟其自奉也。約故其恤人也。周

李文靖公。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沆曰。身食厚祿。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又安事豐屋爲哉。夫內自重者。不以外物動其心。內自足

弟子箴言

卷三

尙節儉

十一

者。不以居處侈其欲。若文靖者。可謂知其大矣。

王文正公旦。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入金以贖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後其姪子野先生。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故先生清德。所至有冰菓聲。按文正以儉約率子弟。每見家人服飾

稍過卽瞑目嘆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
減損子野清德如此其能仰體文正之訓者
與

歸田錄云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
造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
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
然燭達旦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
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燭油燈一炷熒
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三公皆爲名臣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尙節儉

五

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令終萊公晚
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又萊
公遺事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
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
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
金帛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
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更命補葺或以公孫
布被譏之公笑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又處
土魏野贈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按後二說是萊公節儉之風昭著於天下矣。竊意公英邁豪放不拘繩檢。當夜宴劇飲。燭淚成堆。事所時有。而世遂以鄧州蠟燭之名歸之。公乎嗚呼。公豈奢侈者哉。

王文正公會字孝先。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生平之志不在溫飽。一日同榜孫冲之子京來謁。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按公德器深厚。操履誠實。仁宗時推爲賢相。其品學已定於生平之志。不在溫飽。一言故其儉德純在自然。非勉強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當是時。公爲叅政。祿入已厚。而帷幔

之設不施羅綺。則他物之樸素可知矣。且帷帳之奢侈。由此而開。卽家法之清儉。從此而壞。所關豈淺鮮哉。

歐文忠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尙節儉

四

文忠此書。說到盡心向前。臨難死節。直以致身之義訓之。朱砂雖小。官物也。必其心可以無私。斯其身可以許國。未有貪汙侈汰而忠蓋卓著者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

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時。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三分天下。身都將相。亦何求不得。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按世味淡薄四字。是學者一生樹立根基。特舉孟子孔明以爲榜樣。使人知所步趨。

弟子箴言

卷三

尙節儉

五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頽弊如

是居位者雖不能禁而忍助之乎。按此言今昔奢儉之不同。卽今昔風俗所由異也。抑思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味以真。契交以淡。成淳樸。摯誠高風。可想而必靡靡以相效乎。此溫公之訓。所當謹守弗失者也。

張文節公知白爲相。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嘆曰。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

弟子箴言

卷十一

尚節儉

六

且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按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真千古格言。不獨有家者宜知之。卽大臣當國。必以樽節之道。嚴其侈汰之閑。不可不防其漸也。

汪信民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夫人有淡泊自安之志。卽無計較美利之私。能擺脫得肥甘氣習。乃能肩荷得鉅擔。子此康侯所以嘆賞也。不然。

豈敢奢哉。使能幹事耶。

蒙師徐健齋先生性嚴正。隨事指授。不少寬假。一日同學中有妄費紙筆者。先生大聲呵之。曰汝不知此紙從四川來耶。此筆從湖州來耶。乃聽汝任意損壞耶。妄費如此他物不稱是耶。同學者長跪請罪。悚然而退。至今敦行節儉。鄉里稱爲長者。先生之教也。

少時侍家大人受經。隨時講解。暑月露坐。講七月之詩。先慈湯恭人憑闌靜聽。若未嘗涉意。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尙節儉

七

者。及至改歲之時。兄弟輩求衣服肉脯。恭人曰。汝讀七月而未之聞耶。汝父不云乎。民之大命。惟食與衣。財之盈絀。亦惟食與衣。女功在蠶績。絲麻布帛。衣服之常。而狐狸則公子之裘。豳之民未聞有裘也。男功在禾稼黍稷。菽麥。飲食之常。而羔羊則公堂之祝。豳之民未聞有肉也。民之終歲勤苦。亦已甚矣。而其衣服飲食。又復節儉如此。此所以爲盛也。我時聞之。深加嗟嘆。汝等讀書。較農民更宜明。

理何乃誨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乎嗚呼言猶在耳而慈顏見背已四十年每一念及輒不勝警省已。

是冬大雨雪山無可採水無可漁貧者難以自給先慈請於家大人曰吾家儉素尙無凍餒園蔬數畝雜米爲羹可以哺饑節省子弟衣服以分給裸裎可以蔽體量其力之所能盡其心之所安得毋稍有補於近隣之貧者乎家大人曰善哉此舉使爾爲陶朱則天下無凍餒矣嗚呼自處以儉濟人甚周豈非仁者之心哉。

弟子箴言

卷十二

尙節儉

文

男林翼校字

